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三卷

团结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中华书局出版

- 70

四库全书

精品文存

·3·

贞观政要 帝范 帝学
中说 中论 宋名臣言行录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贞观政要

提要 (2)

卷一 (3)

君道第一 (3)

政体第二 (6)

卷二 (12)

任贤第三 (12)

求谏第四 (18)

纳谏第五 (21)

卷三 (31)

君臣鉴戒第六 (31)

择官第七 (36)

封建第八 (41)

卷四 (45)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45)

尊敬师傅第十 (47)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50)

规谏太子第十二 (53)

卷五 (59)

仁义第十三 (59)

忠义第十四 (60)

孝友第十五 (64)

公平第十六 (65)

诚信第十七 (73)

卷六 (76)

俭约第十八 (76)

谦让第十九 (78)

仁惻第二十 (79)

慎所好第二十一 (80)

慎言语第二十二 (81)

杜谗邪第二十三 (82)

悔过第二十四 (84)

奢纵第二十五 (85)

贪鄙第二十六 (87)

卷七 (89)

崇儒学第二十七 (89)

文史第二十八 (90)

礼乐第二十九 (92)

卷八	(96)	卷三	(134)
务农第三十	(96)	减盈第七 崇俭第八	
刑法第三十一	(98)	赏罚第九	
赦令第三十二	(102)		
贡赋第三十三	(103)	卷四	(135)
辩兴亡第三十四	(104)	务农第十 阅武第十一	
		崇文第十二	
卷九	(106)		
征伐第三十五	(106)	帝学	
安边第三十六	(112)		
		提要	(139)
卷十	(115)	原序	(140)
行幸第三十七	(115)		
畋猎第三十八	(117)	卷一	(141)
灾祥第三十九	(118)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农氏	
慎终第四十	(121)	黄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帝范		顓頊高阳氏 帝啇高辛氏	
提要	(128)	帝尧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序	(129)	大禹夏后氏 商王成汤 高宗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卷一	(130)	卷二	(149)
君体第一 建亲第二		汉太祖高皇帝 太宗孝文皇帝	
求贤第三		世宗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卷二	(132)	中宗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	
审官第四 纳谏第五		显宗孝明皇帝 肃宗孝章皇帝	
去谗第六		后魏高祖孝文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卷三 (156)

大宋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
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
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让德
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卷四 (162)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
神文圣武浚哲明孝皇帝(上)

卷五 (169)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
神文圣武浚哲明孝皇帝(中)

卷六 (176)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
神文圣武浚哲明孝皇帝(下)

卷七 (181)

英宗体乾膺历隆功盛德
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
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上)

卷八 (188)

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下)

中说

提要 (196)

序 (198)

卷一 (200)

王道篇

卷二 (204)

天地篇

卷三 (208)

事君篇

卷四 (212)

周公篇

卷五 (216)

问易篇

卷六 (220)

礼乐篇

卷七 (224)

述史篇

卷八 (228)

魏相篇

卷九 (233)

立命篇

卷十 (236)

关朗篇 叙篇 文中子世家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

录关子明事 王氏家书杂录

中论

提要 (252)

原序 (253)

卷上 (255)

治学第一 法象第二

修本第三 虚道第四

贵验第五 贵言第六

艺纪第七 核辩第八

智行第九 爵禄第十

卷下 (272)

考伪第十一 遭交第十二

历数第十三 夭寿第十四

务本第十五 审大臣第十六

慎所从第十七 亡国第十八

赏罚第十九 民数第二十

宋名臣言行录

提要 (292)

前集原序 (294)

前集卷一 (295)

赵普 曹彬 范质

窦仪 李昉 吕蒙正

张齐贤

前集卷二 (310)

吕端 钱若水 李沆 王旦

前集卷三 (324)

向敏中 陈恕 张咏

马知节 曹玮

前集卷四 (337)

毕士安 寇准 高琼

杨亿 王曙

前集卷五 (348)

王曾 李迪 鲁宗道

薛奎 蔡齐

前集卷六 (357)

吕夷简 陈尧佐

晏殊 宋庠

韩亿 程琳

前集卷七 (368)

杜衍 范仲淹 种世衡

前集卷八 (382)

庞籍 狄青 吴育

王尧臣 包拯 王德用

前集卷九 (394)

田锡 王禹偁 孙奭

李及 孔道辅 尹洙

余靖 王质 孙甫

前集卷十 (408)

陈抟 穆修 种放

魏野 李之才 休迪

胡瑗 孙复 石介 苏洵

后集卷一 (420)

韩琦

后集卷二 (441)

富弼 欧阳修

后集卷三 (462)

文彦博 赵概

吴奎 张方平

后集卷四 (475)

胡宿 蔡襄

王素 刘敞

后集卷五 (483)

唐介 赵抃 吕海

彭思永 范镇

后集卷六 (498)

曾公亮 王安石

后集卷七 (511)

司马光 司马康

后集卷八 (524)

吕公著 吕希哲

后集卷九 (533)

曾巩 曾肇

苏轼 苏辙

后集卷十 (544)

韩绛 韩维

傅尧俞 彭汝砺

后集卷十一 (549)

范纯仁 王存 苏颂

后集卷十二 (560)

刘摯 王岩叟 刘安世

范祖禹 邹浩 陈瓘

后集卷十四 (582)

后集卷十三 (570)

陈襄 刘恕

徐积 陈无己

贞观政要

〔唐〕吴兢撰

吴玉贵整理

提 要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兢，汴州浚仪人。以魏元忠荐直史馆，累官太子左庶子，贬荆州司马，历洪、舒二州刺史，入为恒王傅。天宝初，年八十卒。事迹具《唐书》本传。宋《中兴书目》称兢于《太宗宝录》外，采其与群臣问答之语，作为此书，用备观戒。总四十篇。《新唐书》著录十卷，均与今本合。考《旧唐书·曹确传》载确奏：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云云。其文与此书“择官篇”第一条相同。而《唐·志》所录，别无《贞观故事》，岂即此书之别名欤？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如新、旧《唐书》载太宗作《威风赋》，赐长孙无忌，而此作赐房玄龄。《通鉴》载张蕴古以救李好德被诛，而此谓其与囚戏博，漏泄帝旨。事状迥异。又《通鉴》载皇甫德参上书，赐绢二十四匹，拜监宗御史，而此但作赐帛二十段。又《通鉴》载宗室诸王降封，由封德彝之奏。贞观初放宫人，由李百药之奏。而此则谓出于太宗独断，俱小有异同。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耄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然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美行，胥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前代经筵进讲，每多及之。故《中兴书目》称历代宝传，至今无缺。

点校本参照今坊间流行诸本校正。

贞观政要·卷一

君道第一凡五章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问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尧。’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

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

締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

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政体第二 凡十四章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

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悦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